

藏
惊
阁

(珍藏版)

BIRD MAN

(英) 莫·海德 著
MO HAYDER

小鸟为何在女尸胸膛里挣扎……
即将结案时，真正的主角才粉墨登场
谁将是“鸟人”的下一个目标……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鸟人

(珍藏版)

BIRD
MAN

莫·海德著
MO HAYDER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鸟人: 珍藏版 / (英) 海德著; 霍雨光, 李丽, 王
淼译.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2

书名原文: Birdman
ISBN 978-7-5108-0816-6

I. ①鸟… II. ①海… ②霍… ③李… ④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732号

BIRDMAN BY MO HAYDER
COPYRIGHT © 2007 BY MO HAY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JIU ZHOU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8-5460号

鸟人 (珍藏版)

作 者 (英) 莫·海德 著 霍雨光 李丽 王淼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816-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鸟人”登场 仅是故事开篇

五具年轻女孩的尸体在伦敦格林威治地区一个荒废的建筑工地上被发现。高度腐烂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

杀手在每个尸体的里面都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小鸟。经过法医鉴定，证明小鸟都是在女孩们死后被活着缝进胸腔中的。被害人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性侵害的痕迹，其中的四个被害人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反抗，也没有留下任何痛苦挣扎的迹象。故事就是在这样阴冷、晦暗、惊悚的氛围中展开。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恐怖小说的开场白。这时刚刚得到升迁，年轻而有前途的警官杰克·卡弗里出场了。他一时无从猜测到凶手的意图，更无法想象如此残忍的谋杀如何进行。案情就像格林威治凌晨三点的夜空一样，漆黑而迷茫。

混杂在空气中令人作呕的尸体腐烂味道彻底驱散了卡弗里浓浓的睡意。职业的敏感告诉他，即将要追捕的是一个有着可怕而怪诞念头的性连环杀手。他把凶杀对象锁定在酒吧脱衣舞女身上。但是，除去这五具被解剖过的腐烂不堪的尸体和五只已经死去的小鸟外，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唯一可以证实的就是，凶手毋庸置疑是一个掌握着相当水平的外科医学专业知识的人。

沿着这条线索，小说亦步亦趋地展开。

在毒物检验报告中，警方惊讶地发现小鸟都是活生生被缝进女尸体内的，而死者被害前为何让杀手随意摆布却令每个人想不明白。通过对脱衣舞女马什，以及与她合住的年轻画家丽贝卡的询问，卡弗里将注意力转

向圣邓斯坦医院附近的一家名叫狗铃铛的酒吧。狗铃铛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在这里出入的人不仅有街头瘪三、下等妓女，还有律师、公务员、医生。纵欲情色，宣泄情绪，醉死梦生……是这里的常客们一贯的避世手段。在这里，警方找到了黑人亨利。大多数被害人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坐着亨利的车走的。但是，法医对犯罪现场遗留的毛发鉴定证据不支持黑人的毛发。亨利这条线索，在卡弗里多次艰难地跟踪、调查、询问后被放弃。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呢？他藏在哪儿呢？当卡弗里把目光聚焦在医院时，他对狗铃铛酒吧有了新的认识：狗铃铛是真实的，真实地表现自己，真实地掩盖自己。相比之下，圣邓斯坦医院则在圣洁的白色光环之下，彰显肃穆、严谨和高高在上。它摆出不仅仅拯救人的生命，还拯救人的灵魂，总喜欢充当市民社会道德卫道士的高大姿态。但是，当卡弗里在医院人事档案处了解情况时，他的直觉告诉他：这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怪异，似乎表里不一，阳奉阴违。卡弗里带着这样的疑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哈特怀德的人身上。

当卡弗里及其重案组的组员准备逮捕哈特怀德时，哈特怀德却纵身跳下了瓦平河。这个结局虽然遗憾，但无疑让卡弗里及其同事大大地松了口气，“鸟人”的案子终于告破，他们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中。就在这时，又一位女性遇袭，而且作案手法与前几次如出一辙，只是手段更加残忍！“鸟人”真正登场了……

小说在跌宕的情节中稳步进行。随着情节的层层递进，一个凶残、变态的人最终登场，骇人听闻的事件在“鸟人”疾缓有序地登场中逐一曝光。当这个形象丑陋、性格乖戾、灵魂扭曲的家伙站到读者的面前时，他是那么的令人作呕。他的所作所为匪夷所思，甚至不忍卒读。但是，还是要读下去，因为想要弄明白“鸟人”到底要干什么，要怎么干……

小说中几个可圈可点的人物凝聚了作家的心血。无论是哈特怀德还是“鸟人”，无论是卡弗里还是丽贝卡，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阶层，反映着所属阶级的特征。哈特怀德出身于富人之家，但是他却生长在一个怪异而又极不和谐的家庭。父亲唯唯诺诺，毫无性能力可言，母亲由于常年的寂寞

和性饥渴，对年幼的哈特怀德施以挑逗，以至于哈特怀德一见到母亲，就全身战栗。同样，出于嫉妒，哈特怀德第一次恋爱就遭到母亲无情地干预，这给哈特怀德心中留下了无法弥合的阴影。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始终没能完善健全的人格，并在极度的孤独和胆怯中成长。尽管他学习成绩优良，尽管他读了医科大学，尽管他有钱，做了医药公司的老板，是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人士，尽管他表面上尽全力追求完美，他的生活也似乎沾染了一些成功的色彩，但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冷漠越来越强烈，他那不为人知的病态也日益严重，他的灵魂从来没有得到救赎。他找不到适合他的女性，找不到适合他的生存环境，他对女性的渴望，只能在尸体上完成。他一边犯罪，一边在和自己挣扎，他在永不停止的反抗和妥协中生存，他知道自己罪不可恕，却又欲罢不能。直到跳入瓦平河，真正的解脱才得以完成。在实现解脱和救赎的过程中，哈特怀德是个令人同情的人物；是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人，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冷漠社会中非常典型的人物。

而“鸟人”则是现实社会中的“怪物”。这个人极为自卑。由于长相丑陋、肥胖，从来没有女人缘。长此以往，解决欲望的手段只能依赖于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尸体。也正是“恋尸”这一共同“爱好”，使两个家庭、阶层、性格、爱好、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但是“鸟人”本性更加残忍、奸诈，手段更加阴毒，行为更加下流，别人对他的感受只能是可憎和“敬而远之”。虽然两人都是罪犯，但是他们的截然不同的道德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这两个人物有了鲜明的层次。

卡弗里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警察形象。他聪明、睿智，他敢爱敢恨，他同样也有一颗脆弱而时常备受煎熬的心。这是源于他幼年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情。正是这种脆弱敏感、备受煎熬的心灵，让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敏锐、见微知著和浑然忘我的对案件侦破工作的投入。卡弗里是一个鲜活的人，是一个可爱的人，如同年轻漂亮的丽贝卡一样。他们年轻的气息以及爱憎分明的情感，形成小说中亮丽的风景。毋庸置疑，哈特怀德与“鸟人”的变态欲望制造了案件的离奇与恐怖，正是卡弗里的睿智和敏感充当着引导读者揭开这个离奇恐怖案件谜底的关键。经历了心理挫伤的痛苦，见证

了“鸟人”的肮脏和无耻，遭遇了合作伙伴突然逝去，亲眼目睹了“鸟人”在自己手上慢慢死去，等等，这让卡弗里对罪恶有了更深的体悟。相比于同类小说，读者会被卡弗里丰满的形象所深深吸引，而不会感到他只是——一个刻板的优秀警探的模式。

《鸟人》是一部出色的惊悚悬疑小说，也是一副描摹社会市井的画卷。小说的结构起承转合，在短暂的时间跨度内，场景更迭转换，使故事和人物极富张力，情节发展扣人心弦，高潮不断；有些地方甚至令人胆寒，心力交瘁，透不过气来。书中的人物，从探长到一般警员，从酒吧舞女到街头混混，从没落贵族到档案管理员，其心理活动和行为特点都被表现得一览无余，跃然纸上。在使小说语言极具可读性的同时，作家从人性和社会批判的角度塑造和描摹人物，这让本书能够从同类作品中迅速脱颖而出，既堪称是一部令人叫绝的惊悚悬疑精品，又无愧于是一本了解社会众生的不可多得的杰作。

莫·海德在这本书中，充分展露了她特有的敏锐的心理洞察力，丰富的法医学知识以及对刑事侦破程序和细节的熟知。不可否认，这本书的成功之处还在于，莫·海德在书中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内心经历着创伤，但却魅力非凡、破案一流的侦探形象。可以说，正是基于最最生动地描述和对人物内心地梳理，成就了这本一流的小说，这些也将会令一直以来痴迷于惊悚悬疑题材小说的读者们激动不已。

本书的作者莫·海德女士是欧美畅销书《东京》一书的作者。她的这部力作《鸟人》的中文版相信也将获得读者的喜爱。

崧灵

2010年岁末

写于福尔摩斯小屋

《鸟人》——好评如潮

“法医，惊悚的现场，警察特有的分析，诗意的想象……她将这些东西巧妙地糅合，创造了一幅幅令人惊悚的画卷；同时，她对一个备受压抑、处于犯罪漩涡中的灵魂感同身受。作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她在创作中实现了时刻与自己黑暗的一面相交流。她是当今才子中的新贵。”

——马克西姆·雅库伯斯基《卫报》

“这是我最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了……尽管这是海德的第一部小说，然而她写作时却像一名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一样技巧娴熟……她可以栩栩如生地描写各色人物的行为方式，人物的对话方式更是凝炼，惟妙惟肖。”

——马克·提姆林《星期日独立报》

“小说悬念丛生——每当卡弗里看到破案的曙光，情节牢牢地扣住读者紧张的心弦时，这点曙光又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自狄更斯以来，她笔下的嫌疑犯算是最为怪异的了。此外，对法理学和尸体解剖的描述，使小说显得更加真实。如果你能壮胆读完小说，它会牢牢地把你吸引住。”

——《每日电讯报》

“犯罪惊悚题材小说的又一个新成员，它在使你心跳加速的同时，紧紧地扣住你的心弦。”

——《纽约时报》

“太有诱惑力了，情节怪诞而又扣人心弦……尤为重要的是，《鸟人》是一本令人战栗胆寒的小说……莫·海德用了很长的篇幅着力营造悬念，大多数作家不敢这么写，绝对的技巧精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这本书，那么这个词是‘刺激’！”

——《华盛顿邮报》

“莫·海德的《鸟人》是一本绝对的佳作，一本肯定能获得成功的佳作……这本书从开头到结尾，处处都显示着海德精湛的写作技巧。她非常娴熟地掌控着故事的节奏，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各个角色。她安排的故事情节更是让人感到出其不意。”

——西蒙·布雷特《每日邮报》

“胆小者请不要读这本书……海德结构故事的天赋让《鸟人》非常成功……她出色地再现了伦敦城中罕为人知的黑暗生活的一隅。毫无疑问，这本书将成为英国新千年首部有争议的惊悚悬疑小说。”

——瓦尔·麦克德米《星期日快报》

“海德那充满活力的生动叙述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一路驾驭着小说带着惊悚的氛围圆满地走向结局。”

——《泰晤士报》

“一名充满活力、乐于打破传统的新成员加入到了犯罪题材小说家的行列……海德以其敏锐的眼睛、细致入微地描写，刻画了她笔下侦探的工作，及其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

——《格拉斯哥先驱报》

“绝对生动细致的描写……海德成功地描写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真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她信心十足，仅仅用了几页纸的笔墨就能塑造出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角色，而许多作家用几本书的篇幅也难以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

——《新政治家杂志》

“一本绝佳的惊悚小说……情节扣人心弦，描写令人胆战心惊，人物真实可信……案件的迂回曲折足以征服最热情洋溢的不切实际的安乐椅神探。”

——《先驱太阳报》

致谢

感谢在桑顿西斯和贝肯汉姆地区工作的“地区刑侦局重案组”的所有人员，特别是威尔逊、戴维斯、格兰尼斯特和利托，还要感谢来自盖伊医院的法医病理科的伊恩·威斯特，来自法医学服务处的伊丽莎白·威尔森和道格·斯托顿，来自密苏里卫生科学大学的病理学家艾德·弗瑞兰德以及迪福·里弗和齐诺·格拉茨，他们每个人都尽心尽力，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史蒂夫·格威廉姆，感谢他对我耐心帮助。

感谢以下人员给我的友谊和信任：吉米·布鲁克斯、凯伦·卡特林、里尔克、琳达·唐宁、乔恩·芬克、乔·高兹沃斯、简·格雷戈里、迪夫·赫德、黛博拉·赫德、帕特里克·琼森-史密斯、休·雷登、迈克·雷登、多琳·诺曼、丽萨恩·拉迪斯、山姆·塞拉菲、西蒙·泰勒，还要感谢几年前拯救我生命的凯诺林·珊克斯以及仍然在帮助我的玛丽·古谷仁美，感谢我最杰出的、不同寻常的家人（家人是我所遇到的最有学识、最足智多谋的人），特别是要感谢基思·奎因。



北格林威治，五月底的一天。离太阳升起还有三个小时，河面上一片寂静。黝黑的驳船逆流拴在停泊处，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岸边随意停靠的几艘帆船，直到把它们从淤泥中解脱出来。一阵薄雾从水面浮起，翻卷着飘向岸上，飘过还在沉睡的杂货店，掠过空无一人的千禧巨蛋、空寂的荒地，还有那古怪的月球风景地，直到在距离河岸四分之一公里处才停下脚步。那里竖立着如幽灵般的建筑吊车，还有块差不多废弃了的水泥空地。

猛然间只见汽车前大灯一阵横扫，一辆警车拐进车道，蓝色灯光幽幽地闪着。不一会儿，又有两辆警车开了过来。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内，十多辆警车陆续在那片空地集合——其中有八辆当地的警车，两辆福特塞拉利昂，还有一辆取证小组的白色厢式车。车道一头用路障封了起来，当地警察将河岸边到车道的通道也都堵住了。刑侦部警长亲自到克罗伊登数据中心调出地区刑侦局重案组的人员档案。此时，五公里外，地区刑侦局重案组 B 组刑警杰克·卡弗里刚刚醒过来。

在黑暗中他眨着眼，尽力使自己清醒，避免再睡过去，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奔向浴室，往脸上撒了几把水——再不能在执勤周喝酒了，我发誓！接着他不紧不慢穿上衣服，尽量让自己到达时显得精神抖擞，镇定自若。他一边整理领带一边还想：对了，刑侦部的伙计讨厌我们比他们显得有精神。他翻找着文件、咖啡——一堆速溶咖啡，加糖不加牛奶的那种。他突然想到要出现场，最好什么东西都别吃，因为你



不知道你将会看到什么。然后他喝了两杯咖啡，感觉在咖啡因的刺激下完全清醒了，叼上支卷烟，从裤兜里掏出车钥匙，开车穿过格林威治空旷的街道到达犯罪现场。他的上司，警长史蒂夫·马多克斯已经在警车集合的空地等他了。史蒂夫·马多克斯身材矮小，头发过早花白了，经常穿着整洁的深棕色西服。此刻的他手指上转着车钥匙，咬着嘴唇，在一盏路灯下来回踱步。

望见卡弗里的车停了下来，他走过去，胳膊搭在车顶上，身子探过车窗对卡弗里说：“我希望你还没有吃早餐。”

卡弗里拉上手刹，从仪表盘上拿下卷烟纸和烟叶，“很好，这正是我想听到的。”

“尸体可早过‘保质期’了。”当卡弗里打开车门时，马多克斯往后退了几步说，“死者是女性，部分身体被埋在地下，就埋在这片荒地的中间。”

“你到这很长时间了吗？”

“没有，这些都是这个区的刑警支队向我报告的。”马多克斯扭头向刑警支队的刑警聚集的地方望去，然后转过来压低声音说，“她被别人解剖过，身体上有解剖留下的痕迹。”

卡弗里下车的动作一下就停了下来，手还放在车门上，“解剖过？”

“嗯。”

“很可能是哪个实验室扔出来的吧。”

“也许吧。”

“八成是医科学生开的玩笑吧。”

“是的，也许吧。”马多克斯做出让他停下的动作，“你知道，这个地区还不归我们管。”他又转头看了看，然后靠卡弗里更近了一些，低声说，“这些格林威治刑侦部的伙计们以前和我们关系不错，对他们态度好点儿，碰到这么一起大案对我们也是件好事。怎么样？”

“知道了。”

“很好，”他直起身来，“现在说说你吧，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废话，没有！”卡弗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从口袋里掏出手令卡，

耸了耸肩说，“我当然没有准备好，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过？”

他们沿着围栏向入口走去，现场只有街灯发出微弱的钠黄色光亮，偶尔拍摄案发现场的取证照相机闪光灯的白色光亮也会扫过荒地。一英里外，耀眼的千禧巨蛋的轮廓嵌于北部天空中，它的红色灯光与星星遥相辉映。

“她被塞进了垃圾袋或者别的什么袋子里。”马多克斯说，“由于外面太黑了，第一个发现这死尸的人不能确定袋子里到底是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而且真是把他吓坏了。”他将头偏向几辆车的方向，“就是那个麦克，看到了吗？”

“嗯。”卡弗里没有停下脚步。不远处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驼色外套的人坐在汽车前座上，正弓着背专注地向一个刑侦部人员报告情况。

“麦克是这块地的主人。最近这周围正在施工，跟这千禧巨蛋有关。他说上星期他带人将这里清理了一下，机器在不经意间碰到了尸体，时间大概在凌晨一点的时候。”马多克斯边走边为卡弗里介绍情况。

这时候他们到了入口，他止住话头。两个人出示手令卡，在电脑上认证了身份，随后低头穿过屏障带。

“大概在今天凌晨一点，三个小伙子在这里偷偷摸摸的用一罐胶粘剂不知道干什么来着，无意中被她绊了一跤。他们现在在警察局。勘测现场的刑事技术侦查员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她已经加入这个案子了。”

刑事技术侦查员名叫菲奥娜·奎因，负责此案的现场勘查。她从警局赶来，现在正在一个活动房屋附近一块洒满灯光的空地上等他们。她那白色外套在灯光下略显诡异。看到他们靠近，她表情严肃地摘下警帽。

马多克斯为他们做了介绍：“卡弗里，这是刑事技术侦查员菲奥娜·奎因。奎因，这是新来的侦缉督察，杰克·卡弗里。”

卡弗里走上前去，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奎因摘掉乳胶手套，和他握了握手，“这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自从来到地区刑侦局重案组工作，这还是第一个。”



“那我倒希望给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案子。这个情况不太妙，一点儿也不妙。什么东西把尸体的头颅给砸裂了，可能是机械之类的东西。尸体是仰卧着的。”奎因身体往后斜，伸出胳膊，张着嘴，把尸体的样子示范给他们看。在幽暗的灯光下，卡弗里能看到她补的汞合金牙洞在闪闪发光。“尸体从腰部以下被埋在了混凝土里，混凝土可能是用来做路面或者是别的什么场所。”

“尸体埋在那里很长时间了吗？”马多克斯打断了一下。

“没有，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她戴上手套递给马多克斯一个棉布口罩接着说，“应该是一周以内，所以还不用进行紧急处理。我想，你应该等到天亮法医来后听听他的意见。他只要查看一下尸体和埋尸地里昆虫的活动就会告诉你准确的信息了。尸体的一半被埋在地里，一半被塞在垃圾袋里。这一点很重要。”

“法医？”卡弗里说道，“你认为需要叫一个法医来吗？刑侦部的家伙们认为尸体被解剖过。”

“没错。”

“你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听听法医的意见？”

“是的。”奎因面不改色，“可这个解剖并不专业。”

马多克斯和卡弗里对视了一下，接着就是一阵沉默，卡弗里点了点头。

“很好。”卡弗里清清嗓子，接过奎因递给他的手套和口罩，迅速把领带塞进衬衫，“来，让我们看看去。”

即使带着手套，出于在刑侦部时形成的老习惯，卡弗里还是边走边把手插在兜里。有时他看不到菲奥娜·奎因的手电筒发出的闪烁的光亮，这使他有一些不安。空地远处一片漆黑，取证的人员已经完成工作，现在正在白色厢式警车中进行复制。荒野中唯一的亮光就是刑侦部那昏暗的荧光灯了。那是他们用来照明路两边的案发现场的，使其不至于被破坏，直到地区刑侦局重案组的人到这里分类取完证为止。他们如同游魂一般徘徊在薄雾中，翻找出一些绿皮瓶子，压扁的罐头瓶，还有几片不知道是T恤衫

还是毛巾的碎片。案发现场中灰色的传送带和桥式吊车足有八十多英尺高，直耸入夜空。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如同淡季的过山车。

奎因伸出一只手拦住他们的脚步。

“就是那里，”她告诉卡弗里，“看见了吗？尸体是仰卧的。”

“哪里？”马多克斯四处张望地说。

“看见那油桶了吗？”她把手电照向那个方向。

“看到了。”

“那它右边用来加固的棍子呢？”

“也看到了。”

“我们过去看看。”奎因说。

“上帝！”

“看见尸体了吗？”

“是的。”卡弗里定了定神，“我看到她了。”

那个？那个就是尸体？在卡弗里看来，那就像一堆从喷雾器喷出来的泡沫，那么膨胀，那么黄，颜色那么亮。随后他认出了头发、牙齿，还有一条胳膊。最后，他歪过头，看到了尸体的全貌。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马多克斯厌恶地说，“走吧，她被人肢解过了。”



2

当太阳升起来把雾气驱散后，每个在太阳下看过尸体的人都明白了，这绝不是什么医科学校学生开的玩笑。内政部值班法医——黑拉特·克里希纳穆尔蒂到达现场，而后的一个小时他都在隔离区内紧张地工作着。负责提取指纹的警员来到现场，提取了指纹物证。中午十二点时，尸体终于从混凝土中被分离出来了。

卡弗里在 B 组的塞拉利昂车的前座上找到了马多克斯。

“你没事吧？”卡弗里问。

“哦，没事。我们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伙计，就让克里希纳穆尔蒂在这里主持大局吧。”

“你回家睡会儿去吧。”

“你也是。”

“不，我还得留在这。”

“别这样，卡弗里。你也回去休息吧。相信我，你要是想熬夜，接下来的几天有你熬的。”

卡弗里伸出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好，好，我听你的。”

“我说的你都要听。”

“可是我睡不着。”

“好吧，回去吧！”他指着卡弗里那辆破旧的捷豹，“回家假装睡觉好了。”

那深黄色的尸体一直在卡弗里脑海里晃，直到他回到家，那影子还是挥之不去。在花白的阳光下，她印在他脑海中的感觉比昨晚更真实，还有她那涂成天蓝色的指甲，卷曲着嵌入肿胀的手掌里。

卡弗里冲了个澡，又刮了脸。镜子里，他发现自己的脸因为整个上午待在河岸上都有些晒黑了，眼周围也出现了新的晒纹。他知道自己肯定睡不着。

可以说他是地区刑侦局重案中提升得最快的人。他年轻，工作努力，身强体壮。他能感觉到他的下级对他得到迅速提升很不满，所以他明白，当他们得知为期八个星期的值勤任务轮到他所在的B组，正好赶上让他接手这个案子时，他们为什么会露出那种令人厌恶的窃喜表情了。

一连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值勤，不能睡觉；紧接着又遇到这个案子，他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真的很难表现出他最好的状态。而且这个案子又显得这么棘手，不仅是因为它的案发现场偏僻而且缺少目击者，更重要的是早晨他们发现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而且罪犯还在尸体的胸部做了手脚。卡弗里实在不愿想起这个，尤其是在这个铺满白瓷砖的浴室里。他用毛巾擦了擦头发，晃晃头把耳朵里的水甩出来。现在别想了，别让它在你脑袋里来回逛荡了。马多克斯的话是对的，他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

门铃响的时候，卡弗里在厨房里正要给自己倒一杯酒。

“是我，”维罗妮卡从投信口喊道，“我本应该先打电话，可我把电话落在家里了。”

卡弗里打开门。维罗妮卡穿着件光滑的亚麻套装，头上戴着阿玛尼太阳镜，脚底堆着好几个切尔西专卖店的包装袋。在夕阳下，可以看到她那辆红色欧宝篷式汽车停在花园门口。她拿着钥匙正要自己开门。

“嘿，亲爱的。”她靠上前讨吻。

他吻了她，闻到她口红和薄荷香水的味道。

“嗯。”她搂着他的腰往后退了几步。威士忌酒瓶还在他手指间摇晃。

“你在休息？”